

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理解^①

蒋显荣

(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宣示的是理论性质与理论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把握、引领二十一世纪”。“引领”是区别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斗争”“革命”的具体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关系原理来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逻辑关系,就会认识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并非是独立的不相干的关系,而是相互包含、相互过渡、相互转化的关系。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23)05-0001-08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定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1]26}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都清晰地表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性质、历史定位,以及“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历史依据。党的文献的这一表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清晰明了的具体表述,宣示的是理论性质,是时代使命;也蕴含了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和发展的逻辑。

从语言逻辑关系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归属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逻辑关系在党的二十大新通过的党章和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有明确的表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26}。

“当代”是一个时间范畴,并非近期“今天”的

收稿日期:2023-05-1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人类社会规律认识的原创性贡献研究”(20BKJ061)。

作者简介:蒋显荣,男,湖南衡阳人,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管理思想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集合,而是承载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历史学家的“当代中国”,一般指的是新中国成立至今。^[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包括毛泽东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包括从邓小平时代到习近平时代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由于毛泽东思想的突出贡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部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对我国如何走向富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还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以,理论界一般把邓小平时代到习近平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当代”与史学家所言的“当代”在时间上略有错位,但不影响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因为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5]“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当代”的重大起点事件是改革开放,重大理论形态是开辟了、形成了、系统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党的十四大报告首先使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6]34},当时的具体称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江泽民同志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6]39}。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表述,意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了一个发展的理论体系。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入到这一体系中来,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7]。

从党的文献来看,中国共产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轴对应的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一过程,“当代”仍在延展之中,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既有成熟的理论体系又期待理论再次创新。

我国理论界还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概念,从学理上讲是有根据的,可以把这一定义看作狭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只是把“当代”的时间局限于新时代。党的文献采用的是广义上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选用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表达的是政治宣示。这一表达,不是指新思想的唯一性和排他性,而是指新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这一谱系中具有继承发展的渊源关系。从理论总体属性来说,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直接理论来源来说,它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扬;就具体时代指针来说,它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以正式文献,向党内外和国内外庄严宣示:“新思想”指引新时代,“新思想”指引的道路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新思想针对新历史方位,针对新出现的矛盾,给出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答案,这一答案正中人民所想、正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趋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并没有过时,只要活学活用,这些思想理论仍可焕发新的活力;新矛盾新问题,有时可以用老方法去解决,但大多数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新思想去破解,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交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完成。新思想提出和重申的“总任务”“道路”“目标”“旗帜”,都是“当代”要干的事情,与毛泽东、邓小平生活的时代重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针对新时代之间的新思想,这一新思想并没有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偏离马克思主义,所以这一思想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应有之义在于与时

俱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品质。可以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行”。对中国而言,离开中国特点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按照中国国情去应用马克思主义,才能找到“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时代化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的先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又一次面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问题。这时的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没有现成的答案,中国需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邓小平理论正是在改革开放时代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先行典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又面临新的问题,诸如“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方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习近平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7]历史也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实践,我们的事业就会取得胜利,否则就会头脑僵化,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对此,习近平在《求是》杂志发文《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8],准确地表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

既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就要坚持和发展这一思想。坚持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要长期坚持,因为这一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管用,因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孕育、延展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指引。“坚持”不是狭

隘的运用“新思想”应对未来所有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是在不断创新过程中发展这一思想。发展的方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应实践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尊重人民选择,回答人民之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原则。既然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条主线就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指引。中国共产党具有充足的理论自信,所选择的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最大的自信根据就是尊重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抉择。在具体运用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做到政治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现实性与指导性的统一。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美国一些“专家”误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把主词和宾词倒过来,变成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有一种是应然式误读,认为二十一世纪是实现全球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球使命就是带领世界人民实现社会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称得上“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还得从这一思想“观察、把握、引领”二十一世纪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

2018年5月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已经表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与“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习近平在这次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

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9]

上述表述已经把“当代中国”与“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关联起来。从概念逻辑的一致性来领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广义上的(见上文分析),而“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应该是“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的马克思主义。2021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的期望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72-73] 习近平的讲话和党的《决议》是我们研究“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位的基本遵循,我们应该尽可能用这一简单而深刻的表述来研究“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如果用晦涩词汇来表达“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可能会遮蔽这一理论的朴实的真理性。^[10]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对应的是“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可在研究性理论文献中,中外理论界鲜有“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些标识性术语,^[11] 但当今中外理论界,尤其是我国理论界已经把“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的范畴。确立这一范畴的依据是:处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都在其“当代”之中,他们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虽然也形成了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但用一个时代来作标识,还缺乏前一个时代的对比性。二十一世纪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当口,新概念的发展有了时间的沉淀和历史机遇。“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标识性理论自有其历史根据和理论发展所呈现的时代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人民立场,追求的是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没有变,变在如何去“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12] 依据习近平的讲话和党的文献,“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理论成果。“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新成果将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方法”。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应该到二十二世纪才能完整概括,但是身处二十一世纪之初的理论研究者们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世纪之初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呈现出时代特色,并揭示了世纪发展的趋势。二十一世纪的时代之问,以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没有遇到,甚至没有预测到,需要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新理论来回答,新理论之新不是毫无根据的发散性思维,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时代延展。既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又引领二十一世纪趋势的马克思主义世纪形态得以形成。

习近平最早提出“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要求。在 2015 年 12 月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他指出:“希望党校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加强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为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努力。”^[13] 在 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讲得更具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远未结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14]

从“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到“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成果积累的过程。“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其成果自然就会形成“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有个时间冠词,应该是回答二十一世纪重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集成。我们正处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未来还有更久的时间,“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包括哪些内容,还有待后续实践的

素材和理论概括。尽管存在时间的开放性与扩展性,但并不妨碍提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世纪交汇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好交织,需要有新阶段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呼吁转为孕育、抽象和理性具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事实判断,既肯定了这一思想的时代性、原创性,又肯定了“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已经取得标识性成果,并期待后续新理论成果来丰富“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如果陷入逆时间逻辑,就会误解这一客观的符合历史进程的正确判断。错误的逻辑往往是这样:“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预设已经过完了二十一世纪,然后下一个结论。显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是预设的反向逻辑,而是时间正向发展逻辑。这一逻辑并不否定后续新理论、新发现,也不否认二十一世纪其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理论集合,而且是开放的集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这一集合的始发阶段,并对整个集合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美国一些“专家”在解读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时,表示“困惑”“没读懂”,用的是逆时间的反向逻辑推理,把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看作是孤立的绝对的整体和部分关系。这些美国“专家”的确是没有读懂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也许是故意颠倒逻辑,也许是文化差异之故。

“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核心要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二十一世纪的时代之问。就中国语境而言,“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实际接轨并走向世界,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在二十一世纪结出带有世界意义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表明了理论源流关系。“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它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价值取向、历史视角、总体主题。^[16]“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基因”在新环境、新时代生长而来的。原来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世界观和方法论立场、真理与价值标准没有发生变化。新时代生长而成的马克思主义,在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新时代、新实践,概括和开辟出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从根源关系向度看,“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

二十一世纪的生产方式的新特点是提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根据。从时代变迁来说,是生产方式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未来的发展需要预测与指导。当今时代,一方面,西方现代化道路有了一定成果,但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又遇到新障碍,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市场和能源战争以新形式激战正酣;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转化为理性具体,呈现给世界“中国样本”“中国方案”。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之新,体现在二十一世纪既要超越资本构架社会的逻辑,又要驾驭资本让资本为人民谋福利。资本主义现代化体现在物质成果超越了以往人类历史的总和,但资本血腥逻辑剥夺了多数人的幸福之路。马克思的初衷是构建一条通向人人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17]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寻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领导人民“走自己的路”,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路。“明确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这里的“特色”仍是社会主

义基调下的“特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发展而来,被赋予了更普遍的意蕴:“中国特色”提升为“中国范式”,^[15]这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界意义的根据。中国范式的最大内核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长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从物质文明形态和精神文明形态两方面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样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世界观、历史观的典范意蕴,可供他国借鉴。从时代“引领”意义上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并列式表达,不是指两个概念的简单相加,而是指这两个概念的相互包含、相互贯通、相互转化的关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表理论归属与理论地位。从归属来说,这一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毛泽东思想一道构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的名称和内涵意表理论立场和任务使命,表明中国现代化建设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针;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以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文明新形态的方式崛起。这一简便的称谓是理论宣示,宣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行坐标,宣示了中国道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当然,仅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来表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缺乏世界维度与时代维度的参数,需要用“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来补充和完善。同理,如果孤立使用“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表述,又缺少了这一思想与中国语境的关联。

从概念发展与时代对应性来分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并非是概念的等同关系,而是开放式过渡关系。“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性集合,从时间范围来说,“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还包括后习近平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从二十一世纪覆盖的空间来看,朝鲜、越南、古巴等国有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国还有共产党组织,这些组织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二十一世纪的研究成果,也应属于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就肯定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贡献:“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同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需要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极为艰巨、极具挑战性的努力。”^[16]

因此,“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开放包容的动态理论体系,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它作出了开拓性的原创性的贡献。从理论逻辑来说,“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不能建构这样的逻辑:同一时空其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冠以“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我们期待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民族化的过程中有更好的形式和内容,有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交流的繁荣景象,我们也会体会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场域的影响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二十一世纪首发并对整个二十一世纪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注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实现现代化与促进人的发展联系起来,既追求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又追求精神层面的现代化;既追求工具系统的现代化,又关注人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走出了一条不依靠资本血腥逻辑来发展的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之路,它的实践向度具有人

类发展的整体性,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到与社会发展趋势、人类发展价值相一致的高度。以“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解决高质量发展问题;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解决人民当家作主的管理体系问题;以“文化强国”致力于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以“两山理论”致力于解决污染防治问题。所有中国场域的问题都不是孤立的,其解决方法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都有引领作用。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存在由此达彼桥梁。从大的框架来说,基于中国场域的“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蕴含世界发展的“人类解放”的逻辑。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主要是批驳资本逻辑对人发展的桎梏。马克思认为,只要社会条件达到,就可以构建超越资本控制的人性发展逻辑。马克思曾用“三形态”理论来描绘人的发展的三个阶段:“人的依赖”“物的依赖”“自由个性”。“人的依赖”指的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人的关系形态,个人不能摆脱氏族、血缘、宗族的依赖,往往崇拜和依赖集体人格化的权力。“物的依赖”主要是指对资本这一“物质形态”的依赖。资本的纽带形成了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无形地统治着人,人性和欲望在垄断资本链条中受到压抑,劳动成为异化的劳动。“自由个性”是摆脱资本奴役的共产主义阶段,个人不必为所有物所累,个人可以通过社会性劳动满足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与个人追求相统一,个人能力和发展处于舒展和自由的境地。可以说,近代资本主义呈现的是“资本现代化”,这一现代化过程中,以资本逻辑来构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这一逻辑的历史局限性和对人的自由的压迫,构想了未来社会的“人本逻辑”,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理想没有在他们生存的时代实现。二十

一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呈现摆脱资本奴役的趋向,例如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提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效控制资本”“不让资本无序扩张”等,为世界发展提出了可借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案。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需要中国。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遇到的问题,带有时代性和世界共性的特点,中国场域滋生出来的理论又带有世界共性的意义。^[18]

看似特殊性的问题,往往是时代的先声。现实中的问题往往是“公开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又是以“时代的口号”呼吁方法论的求解。恩格斯说,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入新时代,基于中国场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着手解决中国问题而产生的新的成果。但对所遇问题的解答,需要运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哲学需要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自然过渡和转为普遍性的问题;政治经济学需要考察“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需要考察带有可持续性的发展理念,这自然过渡到世界普遍意义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考察“共同富裕”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方略,需要思考带有普遍性质的“人的发展”问题,也自然带有世界意义的性质与属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解决“两个大局”问题提供了哲学基础,为中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发展理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提出了新方案,等等。特殊性理论具有世界意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20]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中国为样本,具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世界功能,它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注释:

①从中国知网的数据来看,还没有把“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主题或者篇名的词条,英文文献也鲜有提及。我国也有文章在概括“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但没有形成范式意义的应用;“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已经作为范式在理论界广泛使用。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 [3] 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22年10月22日通过)[J].求是,2022(21).
- [4] 王中汝.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于党的文献视角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10.
- [5] 蒋显荣,侯彭振.新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动力认识的原创性贡献[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46—54.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 [8] 习近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J].求是,2021(22).
- [9]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
- [10] 陈曙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元理论问题[J].江海学刊,2022(2):14—21.
- [11] 辛向阳.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四个维度[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3):30—37.
- [12] 顾海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课题[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3):4—17+157.
- [13]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0.
- [14]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9—10.
- [15] 韩庆祥.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22(4):4—23+204.
- [16] 梁树发.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主题:内涵、结构与认知[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9):1—10+155.
- [17] 韩庆祥.论中国道路及其本源意义[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2):5—20.
- [18] 袁银传,饶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J].思想理论教育,2022(8):4—9.
-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6.

[责任编辑 杨年保]

Comprehend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and “21st Century Marxism” in a Unified Way

JIANG Xianrong

(School of Marxism,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410114,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declares the theoretical nature and theoretical status.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it means that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uses Marxist stand, viewpoint and method to “observe, grasp and lead the 21st century”. “Leading” is a specific method to distinguish “struggle” and “revolution”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If we grasp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and 21st Century Marx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al transformation of partic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we can realize that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and “21st century Marxism” are not independent and irrelevant relations, but relations involving mutual tran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21st century Marxism